

成吉思汗的白羊

蒲韦短篇小说集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成吉思汗的白羊

蒲 韦 著

,

Z0028361

新登字(京)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成吉思汗的白羊/蒲韦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1996.12

ISBN 7-5033-0767-6

I. 成… I. 蒲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9.875

字数 206千字 印数:1-1000

定价:12.00元(膜)

寂寞蒲韦

黄献国

真的，我很忙，心里想的事情，总也做不完似的。许多应酬，乃至文学活动范畴内的大事小事，一概拒绝，性情一下显得格外孤僻。许多熟悉我的人，都认为，我不再是从前那个热情善施的我了。那是因为，我发现先前的哥们儿、朋友似乎一个个都变得冷漠、自私甚至奸诈不堪了，寂寞便成为我完善自己最好的选择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蒲韦静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家。一如先前的他，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，即使坐下来聊聊天，也是一种很安静的感觉。他重新唤起了我与朋友聊天的愿望。记得他在读军艺文学系的时候，总是给人一种“走火入魔”的印象，不管什么时候走进他的宿舍，他也总是极安静地坐在台灯下，或读书或写字。喝酒、侃山之类男人的事，似乎与他无缘。文人圈里的是是非非家长里短，他也从不介入，有时莫名其妙卷入某种磕磕碰碰的事，即便是受了委屈，他也会在“人民内部”显出些旁人难以做到的大度来。

我喜欢这样的人。因此，即使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，也

成为了够得上知心的朋友了。小蒲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，他永远也不会害人。

这一次蒲韦的到来，带了一个好消息给我——他的第一本小说集，即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同时，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他病了，在休一个很长的病假。

他问我，“你忙么？”

我说，“你有什么事，需要我帮忙，尽管说！”

他要我为他的小说集作序。

我欣然答应了。

蒲韦，是绝对不可以拒绝的！

他的小说集的出版，是非常值得写点什么的。因为人品与文品，从来都是分不开的。蒲韦的小说，历来都埋藏着一份纯真、一份沉甸甸的情感。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《出门》，我一口气读下来，他文学创作上的成熟，并没有丢弃蒲韦人格灵性中那一种孩童式的单纯，真叫人庆幸！此后，《中巴》、《土葬》、《小说二题》、《命》、《天心》、《叱咤》等小说，无不透视着蒲韦人格中寂寞、善良、超脱、自知的个性光彩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，蒲韦在病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，名字叫《成吉思汗的白羊》。故事极为简单：一个寂寞老兵与 256 只白羊为伍相伴，演绎了一个不着边际，又诱人信以为真的离奇故事。其中通篇洋溢的寂寞情怀，膨胀成铺天盖地的羊群，让人体味到一种孤独中的博大，安静中的激烈。我从这小说中猜想，蒲韦不会不生病的，巨大的寂寞和孤独，演绎出惊心动魄的 256 只白羊流血的故事，这颗编织故事的灵魂，要承受多么大的重压呀！然而，这字里行间的灵魂，活脱脱就变成了心脏示波器，我可以看到他那颗心是如何在这

篇小说中跳动的！

我以为，我可以读懂蒲韦，所以才为他作序。其实，同是寂寞中人，心也就容易相通了吧？这部小说集，权且可以把它看做蒲韦人生的第一个路标。我相信，像他这样甘于寂寞的人，是不会寂寞的。写字儿，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慰藉，他会一直写下去的。

我还想说，写字之余，还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苦行僧的日子，何时能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进入你的生活呢？

等你有了一个温馨的家，我去喝喜酒！

1996年3月28日凌晨

于解放军艺术学院



隋书，亦名隋书，兄弟排行中曰玉堂，山东诸城人。高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，参军后驻守塞北，历任班长，排长，新闻干事，代指导员等职。业余从事文学创作。1989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毕业后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。

祖辈生息于古来以烧制砖瓦瓷闻名遐迩的小镇，父辈或自战争年代起从戎终身，或于故里忠实于农事，郎，弟辈现在城乡分从事多种行业。此书亦可谓是对他们，对战士乃至军旅生活的一种怀念。

本书收入部队作家蒲韦近几年创作的19篇短篇小说。作品内容多样，有一定的文学性和故事性。从城乡大地到绿色军营乃至自己的心灵世界都有所展示。作品形式不拘一格，不流俗套，语言简捷朴素，追求一种美的文风。有些篇目颇具北疆风情和民族文化特点。

其作品有的曾在全国类征文比赛中获过奖；有的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播放。这是作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。

责任编辑：天 宝

装帧设计：张 明

责任校对：吴 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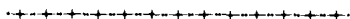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寂寞蒲韦 (序)	黄献国 (1)
出门	(1)
叱咤	(11)
还乡	(25)
红蝴蝶 绿蝴蝶	(40)
守望森林	(53)
命	(66)
土葬	(84)
乏味的故事 (小说三题)	(98)
两个伙伴	(118)
成吉思汗的白羊	(134)

目 录

天心.....	(147)
慈航.....	(159)
旧墙.....	(184)
对峙.....	(195)
年夜童话.....	(204)
时间约好七点半.....	(220)
中巴.....	(232)
团花.....	(243)
文化站.....	(252)
前面还有灯（后记）.....	(303)

出 门



我终于又能跟娘到舅家出门了。

娘又拿出那件深蓝色新棉布褂，非叫我穿在袄外面。我拗着不穿，我嫌这褂子没做上兜兜，却有两个装样子的兜兜盖；过年那天穿出去时，大人小孩都撵着我要掏兜兜。直到娘生气地说再不穿就不叫你去了时，我才穿上它。

初三这天，约摸半头晌时候，大舅又来接了，还是推着那辆独轮拥车，车的一面绑着一个木碌碡裹，C形裹口弯向里面，里面铺着块蓝底碎花棉褥子；另一面顺车帮绑着甘草把。娘抱着弟弟小强盘着腿正好坐进碌碡裹里，我自然坐到了铺着甘草的那边。娘总共拾掇上仨篮子，里头都是年前做好的饽饽、糕和香油饅子什么的，正好都放到了我这边。

上了路，南来北往的都是出门人。虽没什么风，天却很冷。我抄着手缩在车上，看着大人们在路上走，走得嘴里直呵着热气，棉帽翅一步一忽闪。

听到大舅踏地的脚步越来越夯实时，我才知道这是在上岭。娘的身子动了动，和大舅说要下来走。大舅嘴里呵着热气，没听到似的。娘抬抬胳膊又说要下来。大舅的鼻子往上

皱了皱，粗哑着嗓子说：“你快不叨叨啵！”

娘不再说什么了。她垂下头，把小弟重又往衣襟里包了包。我眯着眼瞅大舅，汗在他的大宽脸上像打了一层黑油，他上眼皮总是耷拉着，显得像肿了。娘隔上一霎瞅大舅一眼，然后吁口气低下头，像在寻思什么事。

大舅那庄叫大圩。天快晌的时候，过了片柏树林子，到了大圩庄后。大舅放下车，手压着把儿，叫娘和我下来活动活动腿脚。

娘放下小强，直起腰，望着庄静静地立着，抻了抻衣裳，理了理头发。再走时没坐车，娘抱着小弟领上我走在头里。

大舅的家在庄东北角一个土崖下，前面隔两趟屋就是二舅家。刚进庄，娘往前指了指说：“那不是你二舅吗？还不快去问问。”

前面屋角有个戴黑单帽的人，正抄着手往这边伸脖子望。我紧跑几步过去。

“我猜摸着这个时辰该来了，再晚点，这半截子路就更难走了，一化冻，胶粘胶粘的。”二舅说着话，脸上的纹路都笑似地伸展着，眼眉也一吊一吊的，显得眼特亮。

大舅的家没垒院墙，他一直一个人单过。到他屋前时，他放下车，伸手从门框上面摸出钥匙，打开锁推门进屋。娘把车后头的那个篮子解下来提上，随大舅进了屋里。

表兄禾禾不知什么时候倚在门口，我发现他时，他向我挤眼笑了笑，又把手里攥的一个东西朝我一晃，像是个陀螺，有个亮铮铮的钢豆嵌在头上。我愿意来舅家出门，多半还是想找禾禾耍。见他往外去了，我就哧溜滑下炕，跟他到了外头。

在二舅家东边子的土崖顶上我找到了禾禾。我爬上去时，禾禾正挥着把抓黍稷的短把镢，撅着腩朝一道小土岭刨着什么。姨家表兄小坡蹲在一边看。我问他刨什么，他只顾刨，也不和我说什么。小坡却挺神秘地朝我扭扭嘴，伸开只手，手心里有一个沾着红土的方孔铜钱。

“哎呀，你们胆子真大！”

一个挑着尿罐的人从东走来，看他的脸像个大人，但个头却不见得有我们高，左眼下面还有个铜钱大的疤。我记起了，他名叫和尚，上一年我来时，禾禾专门教我一套词儿逗他耍：和尚姑子，背着二斗麸子，上沟下崖，上不来，蚀出屁来……我们前头惹招他，他就抱着石头后面紧撵。末了，还是大舅出来把我们咋唬住。大舅说，论辈份，你得叫他姥爷嘛。

“这是长长岭，还是秦始皇那会修的，没修完，就叫孟姜女哭倒了，底下，不知埋着多少死人呢！”

和尚说完，就吹着口哨小跑似地走了。我们表兄弟三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看着，禾禾突然噉地一声头里跑开了。

我不敢再和禾禾耍了。见大舅挎着一个小提篮要往外走，我说要跟他去；谁知大舅却不同意，偏叫禾禾跟他一块去。禾禾呢？这个时候突然就肚子疼起来，捂着肚子“哎哟哎哟”直叫唤。大舅就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王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异种？！”

他不去，大舅就同意我跟他走。上了东边子的土崖，又往东北去。大舅不说什么话，先是拉着我的手，后来就一只胳膊把我揽住抱了起来。大舅抱起我后走得很快，我见四周

围的山岭树木都随着他的步子一颠一颠的，很快就认不出到了哪里。我问大舅这是往哪去，大舅一直一句话不吭，只是胳膊把我揽得紧紧的。

大舅把我一放下地时，我就感到头皮刷地一麻，四周围全是比我高的大坟！坟地里只有我和大舅俩人，风吹着大大小小的黑柏和梓楞树嗖嗖地响。我紧挨在大舅腿边，见大舅在一座大坟前蹲下身，坟前有块鳌子大的石板，大舅就从提篮里拿出一叠黄纸，用一块石子压住，又从提篮里拿出五个有鸭蛋大的小饽饽，慢慢在石板上摆成一座小山的模样，摆完，他又拿出一个酒壶和两个酒盅，把盅子也放在石板上，拿起壶把酒注满。他最后点着了黄纸，风吹着，黄纸就忽搭忽搭地着了起火。这时候，大舅后退了一点，跪下，朝坟磕了三个头。磕完，他回头望望我，说：“文文，你也磕两个。”

我只是懵懵懂懂地望着大坟，又看看大舅。

“你咋不磕？里头可是你姥爷姥娘。”

我对“姥爷姥娘”感到耳生，两条腿不知怎么僵硬得像不是自己的。

我呆立着没动，大舅就唉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家里人，是不是说过你姥娘的事？”

我只是眨巴眼，弄不清大舅问这个干什么。

纸一霎就烧透了。大舅把盅里的酒匀称地斜泼到纸灰上，就开始把东西往提篮里拾掇。站在背后，我见大舅的头发霜白霜白的，黑棉袄绷在宽宽的脊梁上，不知是因为日晒雨淋还是肩扛什么东西磨的，围绕着肩膀一片变得白不吡咧的

.....

走出坟场不远，大舅在一块地阡子边站住了，他朝这块

南北向的地来回瞅了几眼。这时，有个赶着牛的人从北面走过来，肩上还扛着一盘耙。离大舅还老远那人就喊：“老人的年都是初三头晌过，你怎么过晌才来？”

“早过晚不过。人死了，还不就是那么回事？！”大舅声音嗡嗡的，像是窝在胸膛里。

那人走近时，大舅说：“这是你五舅。”

我叫了声“五舅”，那人就把耙从肩上放下，眼泡鼓鼓地看着我说：“这孩子一看就随四妹妹，”他又脸转向大舅：“四妹妹又是头晌去接的？”

大舅和这个叫五舅的人就撮上烟抽着说起地里的事。五舅说，地开始还阳了，这会耙耙，种地时候还舒坦。大舅说：你吃着烟先歇歇，我赶忙耙两趟。

大舅很快套好了牛，人站到了耙当央的两根撑子上，一手挽着缰绳和耙绳，一手握着使牛鞭；他把鞭在牛背上方摇了下，随着一声叭地脆响，牛拖着耙，耙又载着大舅往前走了起来。大舅的脚底下是两溜尺把长的铁齿，我很怕他站不住掉下来。他身子一会儿往耙的左边歪，一会儿又往右边歪，那耙也就在地上斜来斜去的，耙齿划过的地像画在纸上的波浪，大大小小的坷垃全在耙底下变成了平坦的碎末。

后晌饭是在二舅家吃的。大舅也在这里。娘和舅们还有姪子都喝了酒。盘碗一拾掇下去，二舅就冲上茶叶，大家坐在炕上喝水说话。

大舅喝得满脸红彤彤的，两个眼角糊着眼膏似的眼眵。他斜仰在炕角的被卷上，娘把一杯茶端给他，他喝了一口，抬起头，想起什么似的，说：“和我挨晌的三疤，就是赚不够的

小便宜，过晌我耙了两趟地，就觉得不大对劲，一量，他又耕过去半犁……”

“他们门里的人，都是个中个的，”二舅喝了口茶，唾了一口喝到嘴里的茶叶，“他爷蟹子眼也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东西。那年还乡团打庄里过，人都跑到庄外藏着，就他蟹子眼没出庄，在草垛里猫着，晌午了，还乡团在村公所和起了面，还没等下锅就吹哨子走了，撇下一块大面，叫蟹子眼独个得了……”

“嘿嘿……”二妗子忽地看着娘小声笑了起来，“就蟹子眼那道户的，那年还四下里托人，想把咱四妹妹说给三疤哩……”

妗子说这话时，我见娘稍微笑了笑低下头。

大舅闭着眼仰在被卷上，张着口打起呼噜。

“哼，不用说他那样的屁门户，就是公子少爷，也得先看看大哥和我的眼色。”二舅掐了根炕席刺剔着牙说。

“说起来，四妹妹你那时价就有点拗，那么多提媒的，连见都不见。还想着上头来的那个工作的吧？那小伙长得龙睛虎眼的，还识字解文，人家确实想真心和你好，说先送你上学，过几年再结婚，那回连咱大哥都同意了，就你……”二妗子说。

娘一句话也不说，脸上平平静静的，眼老是看着吊在棚杆上的油灯。

“那档子事还提什么？”二舅翻了二妗子一眼，“四妹妹不是为了咱大哥？他要是说上了人，有人做饭做衣了，四妹妹也不会靠到二十好几了才找主。”

娘还是那样平平静静的，眼老在瞅灯花。

“咱大哥也是，那时价，那么多头，有几个，媒人都领上门来了叫大哥验验，大哥敢情藏在磨房里不露面。四妹妹个都蹿起来了，他还口口声声说还小，得有人管。就是管，咱还管不了？直靠到这宗……咳，你们门里的人，也都是个中个的拗。”二妗子说完时，抿着嘴朝娘笑了笑。

“小禾禾可拗得不轻！”大舅抬抬头忽然醒了过来，真不知道他刚才真睡着没有。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：“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惯的。”

“教的曲唱不得，孩子，主要还得靠自个出息，”二舅望着屋顶吁了口气，“四妹妹打小也没摊上什么人教，一来咱大和娘就老了……”

“你快不啰啰这些啦！”二妗子瞪了眼二舅。

二舅的话，把我的心弄得一忽闪。

困觉是在大舅家。从二舅家出来的时候，一抬头，见三星已经偏离了天当央。往常，这正是起来拜年的时候。

和上年一样，我跟着大舅在东间困，娘抱着小弟困西间。我随娘先进西间看了看，见炕前里高高低低地摆着囤子和缸、罐什么的。炕明显是刚拾掇出来的，炕席和花被看上去都挺新；炕西靠墙还放着张暗红色的炕桌，壁墙上挂着四联挺新鲜的画，画上有花有草，有穿着戏衣的男人女人。

“我为闺女时价，这两张画就这么挂着，都十年了，就是人变画不变……”娘说。

“平常日，我用报纸罩着，过了年才……”大舅说着，把油灯从门框上摘下来放到炕桌上，“那些年，你老爱在这张炕几子上梳头、做针线，下回，我想附就把它推到你家里。”